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东北卷
辽（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东北卷 辽（一）



北京出版社

k87-53
20121
14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衡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总 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中国的悠久历史不仅留下了浩繁的典籍，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和历史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历史文献大都早已整理出版，而考古资料却迄今尚未系统地整理出版过。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二十五史是世界罕见的史籍，备受世人盛赞，但几千年间编成的二十五史，却还不到一亿字。而仅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我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研究文物古迹积累下来的资料，竟达到数亿字。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惊人成就、伟大功绩。但这一伟大成就却也使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成为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出版界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却始终跟不上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考古资料未曾发表出版过，而系统汇集出版则更令人望洋兴叹。

这些众多的考古资料都散在更为浩瀚的各种书籍报刊中。仅三种全国性的专门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已有数百本，数千万字。而近年各省还陆续出版了本省的文物考古刊物，全国就有数十种，每种数十本，也有数千万字。汇集这些已是非常的不易，而更困难的却还是散见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有些报刊除了作者能记得外，别人根本无法想象上面会刊登考古文章。此外，还有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无数论文集，有的全书均是考古论文，有的仅夹入一、二篇考古论文，这些还都是公开出版的。此外还有各市地内部印发的各种考古文物书刊，虽然每个市地仅编印数本，但全国汇齐在一起也有数百本。至于散在文物考古工作者手中，未及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研究论文更是无法统计。

因此，数十年来，论文索引虽编了许多种，却没有一种编全的。十年前张志立编印过一套《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论著汇编》，收录了一千余万字，当时佟柱臣先生已誉为“是洋洋洒洒大部头的巨制”。但该书所收录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考古资料不过八百万字左右，还不及今天的四分之一。

由于搜集汇总考古资料的这些种种困难，就给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带来严重困难。

首先，是每个研究工作者都必须独立去搜集自己所需的考古资料，而面对这样浩繁的文献，是任何个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往往一方面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查全了有关自己专题的全部资料；一方面是大量的重复劳动，每个人都要独自查阅一遍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资料，这些重复劳动所耗费的财力、精力，简直是惊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把这些重复浪费的财力、精力集中起来，几个《中国考古集成》也早已编成出版了。重复劳动不仅体现在查阅资料上，还体现在大量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研究工作上。由于对前人已做过哪些考古工作不够清楚，后人在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时，往往或是重复前人已做过的工作，或是漫无边际、抓不住关键性的空白点，造成了考古工作长期以来的盲目性。同时由于资料汇齐的困难，也就很少有人能在系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哪一区域的哪一部分考古工作做得较深入，哪一时期刚有所起步，哪些时期还处于空白，需要提出明确目标，有计划地填补空白，深入提高。

由于考古资料的长期没有汇齐，也就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即建国近五十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史。对各个时期各位专家学者的贡献也无法正确评价，也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看到全部资料，有些人随便选取了自己所见到的材料作为代表某一观点的主要材料，而往往这些资料并非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或主要代表，这就会以讹传讹，使这一科学观点的认识发展过程，无法为人们正确认识。而有些缺乏科学道德者，更有意篡夺别人成果，将自己继承自别人或重复发现者，说成是自己首创或独创。人类认识是一条无

止境的长河,每位学者都只是在人类认识长河中贡献了一点一滴。当然有多有少,各不相同。而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资料汇齐了,就非常清楚,既不必谦虚自贬,也不可能自吹自擂。

考古成果的汇集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使已调查发掘的文物不致消失。有些文物古迹当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时是存在的,而且保持了它原有的地理位置和层位关系。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当然是为科学发现作了贡献,但如果经过采集、发掘,把文物搬了家,破坏了原有的层位关系,结果却未写成调查、发掘报告;或写出了未能发表出版;或虽发表却散失了,未曾汇集保存起来,这在客观上就等于破坏了这一遗迹,在科学上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积压多年、尚未发表的重要发掘报告刊登出来。

我们正是基于对编汇《中国考古集成》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这些年来才念念不忘地想完成这一工作。十年前我们曾支持张志立编汇《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资料汇编》,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仅出版了一半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搜集得不全,缺漏也不少,印刷质量也较差。但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东西,也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国外学者更因该书属内部出版无法购到,而深感遗憾。

因此,1993年我们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编这套《中国考古集成》。我们深知自己力量的单薄,决心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卷一卷来,哪怕一年仅出一卷,几年也就完成了。

我们大致按以下方案设计了本书的结构:

首先,按地区分卷,原则上按现有的行政区划,但有些因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得不稍作调整。如我们因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原想仅把内蒙古东部放入东北卷中,但又考虑把内蒙古分割的不便,便将整个内蒙古都入了东北卷。这便带来了另一缺点,即对内蒙古西部和华北、西北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没法解决。同时,我们又把河南、山东列入了华北卷,福建列入了华南卷,这都是因为它们考古文化的相近而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划。这样我们的分卷大体是:东北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华北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西北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华东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华南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西南卷: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另外还有个综述卷,收跨地区的文章。

其次,按时代分册,即综述收入跨时代的文章,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明清。

第三,在每时期各册中再分综述收入跨省的,然后再分省、分地区、分内容加以编排。

我们收录的原则是:凡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考古研究的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的,甚至未发表的也均予以收录,并在未发表的文章标题上加“※”以示区别;历史研究中以引用考古资料为主的也收录,以引用文献资料为主的就不收了;翻译文章不收,考古专著不收。同一遗址不同人写的,虽内容大致相同,但为各取所长也都收入,但同一人写的、内容基本相同者则不收。插图附图均收入,但原稿图实在不清的只好删去。缺图的也就无法补上了。我们力争一次搜集齐,但限于时间和能力,一定还有相当多文章被遗漏,决定以后再出补遗。同时也决心以后每隔五年增补一次新材料。

在文字方面原则上尊重原稿,极个别处稍作修改。

我们衷心希望考古界的前辈和朋友能支持和参加我们这一工作。使得这一工作能早日完成。

孙进己

1995年12月

东北卷前言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苏先生这一论断，在东北历史中体现最为突出。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民族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地区，离开了民族的发展、变化，就谈不上东北史。其他地区的历史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比较起来，东北史最为突出。同时，东北地区的历史自古以来文献记载就较少，即或有些记载，也是片断零碎、语焉不详。要想单靠这些文献来认识东北的历史，简直难如登天。更谈不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了。但是，东北地区古代各族却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通过考古发现后，就起着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可以说，东北地区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的。因此，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史，也正是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历史，是三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利用三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东北地区各民族活动、发展的历史。

在东北地区考古工作刚开始的阶段，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个学科结合起来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东北各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民族学的资料来帮助研究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因此对许多考古资料的内涵及所应说明的问题，都未能充分地揭示出来，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逐渐认清了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结合，是东北地区考古工作求得迅猛发展的唯一道路。逐渐有大量的学者沿着三个学科结合的道路前进，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本卷所收录的许多论著，都充分表明了东北考古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说最初东北地区不少考古学者还仅着眼于一些器物的分类和演变历史，刚试图探索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那么今天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则已经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各种区系类型的族属，并反过来通过历史上各族的分布迁徙和文化内涵来帮助自己进一步认清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逐渐试图用东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来说明考古文化演变的历史，来解释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相同，同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发生变异；试图用民族共同体的分化、融合来解释同一考古文化以后在不同地区的变异，解释原来不同的考古文化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同时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也逐渐着手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不同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已能用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来解释各种考古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特点。可以说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已经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已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东北卷中收录的大量考古研究论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本身发展水平不够，三者的结合也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东北地区的考古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弄明白。诸如，乌桓文化、室韦文化、奚文化至今还没真正识别出来。有些考古文化的族属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仅西岔沟文化就有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西团山文化则有肃慎说、秽貊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则有山戎说、东胡说；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则有东胡说、秽貊说、东夷说。同时对高

句丽、渤海、辽、金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还没有用来进一步认识这些时期的考古文化,还未能具体分辨出这些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还习惯于用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辽文化、金文化来统称这些时期许多民族的文化,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此外对于历史上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的史实也缺乏认识,因此未能正确揭示东北各考古文化插花式的分布及某些器物插花式的传播。总的说来,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上,还有不少工作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说这些不足和长期以来各学科研究者未能通览东北地区的全部考古资料是有相当关系的,希望通过《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够帮助今后宏观研究的发展,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进一步结合。

我们希望因为《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可以促进有些课题能早日上马。一是东北地区考古学发展史,由于东北地区全部考古成果已汇齐在一起,这一工作应该很好做了。二是《东北考古》,应该争取在本世纪末,对全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作一个系统总结,把已有定论的肯定下来,把尚有分歧的展示出来。这部书不应该是许多考古资料的编抄,而应该是许多考古学术观点的论证、总结。三是应该可以用考古资料配合文献史料,来写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迄今为止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人很多,但真正像样的一本东北民族史还未完成。四是可以集思广益,由大家集体来创造一部东北通史。过去虽有过不少东北史著作,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由于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还刚开始,很多考古文化的族属还未确定,有些民族的考古文化还未为人们认识。因此,或是无法应用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或是用错了考古资料,把不是这族的考古资料用来说明这一民族的历史。这样,显然无法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也就更谈不到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通史了。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为以上课题的研究铺平道路,带来东北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进一步结合及飞跃发展。

孙进己

1996年1月

目 录

契丹考古对中国通史研究的贡献.....	陈 述(1)
契丹考古学术会议纪要.....	(3)
契丹人种初窥.....	朱 泓(7)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朱 泓(15)
辽代契丹族女尸的口腔情况	周大成 邵福根(19)
辽志十六头下州地理考	冯永谦(21)
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证*	李健才(35)
辽国交通、驿道及驿馆述略.....	项春松(45)
辽代城市和民用建筑*	李逸友(50)
从考古材料看契丹民族城镇建设的基本特点	刘素侠(58)
辽国城镇聚落形态研究*	项春松(61)
辽朝的石雕艺术	朱子方 包恩梨(70)
辽代石刻牡丹图案	张绿子(78)
辽墓壁画研究两则	林 沅(80)
辽代的壁画艺术	项春松(85)
辽墓壁画初探	姜念思(88)
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	李逸友(92)
略论辽代龙纹饰	梁淑琴(97)
从出土文物略述契丹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李宇峰(101)
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	张松柏(104)
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	张 郁(109)
从考古材料看道教在辽地的流传.....	邢 康(115)
佛教的盛行与辽式佛塔述略*	项春松(118)
辽墓初探.....	杨 晶(124)
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	李逸友(130)
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和分期.....	李逸友(147)
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	王秋华(153)
辽代石棺综述.....	李宇峰(158)
辽代火葬墓.....	杨 晶(162)
试论辽代火葬制度*	袁海波(164)
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	刘 冰(166)
契丹葬俗中的铜丝网衣及其有关问题.....	马洪路(170)
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	木 易(173)

契丹族的金属网络和面具·····	杨 晶(179)
试探辽墓出土的面具、铜丝网络与宗教的关系——兼与马洪路同志商榷·····	杜晓帆(182)
从出土墓志略论辽朝中期与高丽西夏之外交·····	李宇峰(187)
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	朱子方(193)
关于契丹大字墓志纪年的考释问题·····	阎万章(202)
《全辽文》所收辽宁馆藏碑志校录·····	薛景平 易 难(212)
《全辽文》中部分碑刻校勘·····	刘凤翥(224)
辽碑结衔释例·····	林荣贵(228)
辽代进士题名录·····	朱子方(232)
关于新出土的三方辽墓志的考证·····	罗继祖(244)
辽陈国公主、萧仅墓志刍议·····	朱子方(247)
契丹小字石刻撰人考·····	沈 汇(254)
辽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地址考·····	薛景平(259)
从出土碑刻和文字资料看辽讳·····	毕素娟(260)
辽瓷简述·····	李文信(262)
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	冯永谦(275)
辽陶瓷器的分期研究·····	杨 晶 乔 梁(289)
辽瓷的类型与分期·····	梁淑琴(296)
辽代陶瓷初探*·····	张秀夫(305)
辽代陶瓷的艺术特色·····	宋建华(308)
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	冯永谦(310)
关于辽三彩和金元三彩器鉴别问题的初步探索·····	李红军(316)
辽代三彩“温盘”辨·····	李红军(319)
辽代鸡冠壶初步研究·····	李宇峰(322)
谈鸡冠壶的形式与变化·····	光 远(326)
辽代鸡冠壶的类型、编年及演变·····	梁淑琴(328)
从“鸡冠壶”形制的演变看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刘素侠(331)
“鸡冠壶”与契丹人*·····	李占杰(333)
辽代三彩——龙纹执壶和鸳鸯壶·····	宇桂云(334)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	冯永谦(336)
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	李辉柄(347)
马盂考·····	玛 希 张松柏(352)
辽代铜镜的分类与分期·····	刘淑娟(355)
辽代的钱币·····	李 侠 张澍才(361)
辽代钱币概述·····	李 侠 李 戍(364)
辽钱拾遗·····	弋双发(366)
辽钱沿革再探·····	杨鲁安(367)
浅析辽代流通货币中的辽钱·····	嵩 山(370)
辽钱新见品拾零·····	张澍才(373)
契丹铸钱上限议·····	乔晓金(374)
契丹币铭与国号·····	即 实(377)
说契丹非年号钱·····	李 侠 高佐臣(379)
辽金铸行铁钱探·····	张仁彦(381)
辽朝有铁钱·····	金永田(383)
辽代十二生肖铁钱·····	赵玉明(385)

《大安通宝》浅析·····	吴宗信(387)
辽钱大康考·····	嵩 山(389)
大康通宝大银钱考·····	嵩 山 闵学义(393)
家国永安铜钱考·····	嵩 山 苏 英(395)
辽“天正”钱补证·····	杨鲁安(397)
大辽清宁·····	乔洪斌(399)
契丹族的猎具·····	徐秉琨(400)
辽代契丹族的骨朵·····	梁淑琴(404)
“骨朵”释析·····	梁淑琴(407)
骨朵形制及相关诸问题·····	陈永志(412)
反映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文物·····	(418)
一批辽代金银器的初步研究·····	李缙云(420)
续记新出现的一批辽代金银器·····	李缙云(424)
辽代刑具沙袋形制考实——从辽墓绘画中所反映的“沙袋式”骨朵谈起·····	陈永志(428)
辽代植毛牙刷考·····	周宗岐(432)
植毛牙刷是中国发明的·····	周宗岐(434)
契丹衣饰研究* ·····	田广林(435)
谈契丹小袖圆领衫为左衽——兼谈圆领衫的款式变化和衣衽关系* ·····	杜承武(451)
辽代出土革带考·····	王 则(455)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李逸友(460)
契丹的髡发习俗——从豪欠营辽墓契丹女尸的发式谈起·····	李逸友(466)
契丹冠式和北方民族的金冠传统·····	徐秉琨(469)
契丹族的装饰习俗初探·····	袁海波(472)
辽代马球考——兼述皮匠沟 1 号辽墓壁画中的马球图·····	邵国田(475)
辽金时代契丹女真族使用铜铁炊器习俗的探讨·····	赵清俊(480)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郑绍宗(486)
宽城子初探·····	董玉璞(490)
我省出土的三枚珍贵宋钱·····	谷 潜(492)
元德二年西夏文印·····	罗显清(494)
双阳县辽金时代考古概述·····	杨 波(495)
德惠境内辽金时代古城初探·····	刘安平(498)
吉林省德惠县发现辽金时期银质符牌·····	邹世魁(500)
农安古塔·····	李继新(501)
辽代彩雕小石塔·····	力 由(505)
辽代农安古塔·····	许彦文(506)
农安古塔·····	庞志国 樊远生(507)
农安古塔的来历·····	孙维新(509)
黄龙府与农安塔的来历·····	邢春光(510)
农安古塔今昔·····	许风德(511)
农安发现石雕小塔塔座·····	韩 准(512)
农安辽塔与万金塔塔基地宫·····	孙维新(513)
塔在佛教中的意义及辽代佛教的产物——农安辽塔·····	王万里(515)
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	刘振华(516)
农安县平山古墓中出土的五件骨器·····	业 钧 清 俊(520)

农安境内三座辽代重要古城	邹世勉(521)
农安古塔修葺一新	许凤德 王亚林(525)
农安伊通河西岸文物普查简记	罗继祖 高士润 赵振寰(527)
辽代宾、祥、益、威四州考	李健才 陈相伟(533)
宾州考略	陈相伟(538)
辽代宁江州考	李健才(543)
辽代宁江州补考	李健才(546)
辽代宁江州治地望新证	张英(550)
祥州疏证*	陈相伟(557)
榆树县发现西夏文碑额	阿古拉(562)
大坡古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宣(563)
榆树大坡古城调查——兼论辽宁江州治地望	绍维 志国(564)
拉林河沿岸的辽金遗迹	庞志国 夏若英(570)
从白城市内的庙址看辽金时期的宗教*	王仙波 梁岩(572)
闹宝古城址调查	郭珉 赵长春(574)
论伯都古城即辽代的宁江州	王国学(576)
辽代的中书门下印和金代的中书门下印	王则(581)
洮南市发现一座辽代古城	萧灵(583)
丰满古墓清理简报	郭敏 孙利峰(584)
辽代长春州遗址——塔虎城	张殿祥 姚莉(585)
吉林前郭茅山辽墓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586)
前郭茅山发现辽墓	何明 景富国(587)
记塔虎城出土的辽金文物	何明(588)
塔虎城史话	李嵩岩(592)
酱釉鱼藻匜	何明(593)
前郭县他虎城出土的辽金文物	何明(594)
前郭县大山乡新发现三处古代遗址	王玉林(598)
大安市铁西村辽代墓群	庞志国(598)
对大安市铁西辽墓的发掘	庞志国(599)
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	陈述(601)
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座辽金墓	匡瑜(604)
扶余出土西夏文铜钱	谷潜(606)
扶余出土辽金时期陶壶	郑新城(606)
吉林扶余出土辽统和元宝	郑新城(607)
扶余市博物馆征集一方小铜印	郑新城(607)
吉林通榆县团结屯辽墓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608)
通榆县发现三座辽墓	马洪(610)
通榆县出土辽代陶壶	田广生(610)
吉林双辽骆驼岭辽墓清理简报	段一平(611)
辽墓中新发现的骨管和骨盒	吴晔(614)
双辽县发现一批辽墓	(614)
双辽农场辽墓清理简报	王国范(615)
吉林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17)
吉林长岭出土窖藏铜钱	李嵩岩(623)
东辽河流域的辽金遗存概述	晔 吴(624)

吉林梨树县古城址调查记·····	阎孝慈(629)
吉林梨树县偏脸古城复查记·····	段静修(630)
吉林梨树县偏脸城出土宋印小考·····	陈相伟 吕小兵(634)
吉林怀德秦家屯古城调查记·····	陈相伟(635)
梨树孤家子山辽墓清理简报·····	赵 铁(639)
新桥出土的窖藏古铜钱·····	李国文(641)
吉林省辽源市出土一面辽代铜镜·····	唐洪源(643)
辽源出土两枚辽代铜镜·····	唐洪源(644)
辽源出土一枚铜镜·····	唐洪源(644)
吉林海龙镇郊辽金时期建筑遗址的发掘·····	洪 峰 志 立(645)
吉林省永吉县辽金遗址述略·····	唐 音(648)
永吉境内辽金时期遗迹遗物概述* ·····	尹郁山(654)
吉林张广才岭上的前进古城考·····	董学增(660)
蛟河县发现一座辽金古城·····	陈永祥(662)
集安县通沟河口辽、金遗址 ·····	张雪岩(663)
龙井仁化出土石函·····	崔顺予(664)
珲春辽金时期女真诸部活动城址考* ·····	郎伯君(665)
黑龙江地区辽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	孙秀仁(668)
辽代黑龙江地区道路交通探讨·····	王侠生(675)
哈尔滨地区的辽金古城·····	尹开屏 吕遵禄(681)
哈尔滨东郊的辽、金遗址和墓葬 ·····	王永祥(683)
从“祥州站印”的出土看古代松嫩平原通往呼伦贝尔草原的交通线·····	张泰湘 程道宏(685)
辽代泰州考·····	张柏忠(690)
读辽《大安七年》刻石漫笔·····	孙秀仁(694)
黑龙江肇东县蛤蜊城古墓清理简报·····	王修治(696)
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清理简报·····	肇东县博物馆(698)
黑龙江肇源出土辽金瓷器·····	云 薇(703)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长岗辽墓清理简报·····	崔福来 辛 建(705)
归德军节度印略考* ·····	唐国文(709)
塔子城调查纪略·····	朱国忱(711)
泰来县塔子城辽墓·····	林 杨(716)
关于辽“大安七年”刻石的几点考证·····	田 华(717)
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	孙秀仁(720)
黑龙江泰来出土“大辽行省委差句当印”·····	王峰庆(724)
塔子城古城考略·····	王峰庆(725)
跋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出土的辽大安残刻·····	谔 士(727)
关于英山村辽、金古墓群 ·····	(729)
黑龙江泰来后窝堡屯辽墓·····	丹化沙(730)
黑龙江泰来辽墓清理·····	丹化沙(731)
关于塔子城塔倒始末及大安七年残刻的补充·····	王峰庆(732)
黑龙江朱家坎镇发现辽墓·····	朱国忱 沙振宇(733)
拉林河畔小半拉城子考古调查·····	王禹浪(734)
黑龙江龙江县二村古墓群调查·····	金 铸(735)
黑河市发现一处古代墓葬群·····	吕 青(736)
黑河市卡伦山辽代女真墓葬·····	李陈奇 郝思德(737)

黑龙江畔的卡伦山古墓葬·····	芸 薇 金 源(738)
黑龙江绥滨新城辽代墓葬·····	郝思德(740)
黑龙江省绥滨永生墓群原貌·····	田 华 胡秀杰 周美茹(743)
绥滨三号辽代五国部墓群清理纪要·····	干志耿(746)
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辽代五国部文化类型的提出与研究·····	孙秀仁 干志耿(753)
五国部的族属和辽朝对它的管辖——兼论五国部与五国城之分·····	刘忠波(760)
辽金五国城丛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李英魁(763)
魁抚远县生德库辽金遗址调查简报·····	吕遵禄 赵虹光 李 松(766)
抚远县生德库辽金遗址调查·····	丁鹏冲(767)
辽金古城——郎家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马汉英(768)

契丹考古对中国通史研究的贡献

陈 述

一、契丹考古材料是对辽史记载直接的补充和订正

考古出土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对文献记载,也在多方面起积极参证作用。首先是出土的文字材料,如墓志铭之类,它直接补充订正历史记载。《贾师训墓志》记载了辽在宋辽边界地带设有特务机关。这在《辽史》里没有记载。《张世卿墓志》记载了辽代晚期的纳粟补官的事实,纳粟补官就是用钱捐官,《辽史》有记载,在《道宗纪》的大安二年四月里有“立入粟补官法”六个字,很简单。有了这个《墓志》就证实了《辽史》,同时也更丰富了《辽史》。这都是很明显的。去年项春松、吴殿珍两同志在《考古》(1982年3期)发表了《邓中举墓志》(邓是医药世家)是对这类资料公布发表的一个范例。对《墓志》作个简短介绍,把全文照相登出来,供大家看,这是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贡献。当然,同时作一些考释也好。不能说,一定等着彻底研究好了再公布。几时没有研究出来,就先暂时存着,这样很容易散失。

文字材料除了直接补正史书,还可以帮助判断墓内器物的时代,比如墓内有“某年某月日掩闭”虽然只是几个字,却直接解决了许多问题。间接还可以用此墓器物型制比类其他没有年月的墓葬中的器物。对器物断代、对墓制和其他相关方面都会提供比较,起积极作用。没有直接记墓葬的文字,但出土有辽钱、北宋钱,根据钱币年号也提供了参考的线索,这是关于文字材料的。

其次是器物、金属(金、银、铜、铁)陶瓷、竹木等器物。这是出土材料里较多的一部分,通过出土器物可以了解使用和当时的生产、生活以及铸造制作工

艺等情况,这些都是在坐诸同志最熟悉的了。

这里有一点要强调,考古材料的发掘、研究等环节,都需要文字材料的指引、帮助判断和说明。

再有壁画、洞窟造像、墓室构造葬俗等等,在展览室陈列的有关葬俗部分,很好。使我们增加很多知识。壁画,在墓葬中的多数是反映墓主生平;在寺院墙壁的多数属佛教故事。这差不多是一个规律,完全属于画着好看的、作点缀的是极少数的。当然,随葬的挂轴那又当别论。

考古材料,以实例填补文化史上的空白,这在辽代特别显著,如墓葬里出土的牙刷,说明当时对口腔卫生的知识;医学口腔研究所周大成教授专程找我研究过这件事。双陆、围棋子、象棋子表明当时的游戏、文娱生活,也作赌博活动,辽金文献里,记载文化史迹的比较少。辽更少,出土实物最说明问题。

契丹文字近年研究有成绩,当然,这主要是因发掘出土的新材料带动的。没有庆陵哀册出土,学术界还不知道契丹字是什么样子,一直把《郎君行记》当女真字。《哀册》发表以后,大家就拿着《哀册》相面,进而用汉文哀册比较,用干支年月对算,这样认识了一些字。还不能读音,也不知是大字还是小字。直到锦西《萧孝忠墓志》的出土,才明确了契丹大、小字。

辽代因为文献资料少,考古材料对各方面都是很需要的。

二、契丹考古改变了辽金研究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通史研究的面貌

过去由于文献材料少,长时期,一般印象里,认为契丹是边疆民族,文化落后,无非是大片大片的草地和一群一群的马牛羊,没有什么文化可讲,没有什么特殊内容好说,在通史里,占的篇幅很少。甚至在有的

《宋辽金史讲义》里,也只写一段“契丹的兴起与南侵”就过去了。契丹考古直接纠正了这个错误印象。

契丹考古也丰富了祖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北京云居寺石经是祖国最好的大藏经,辽宁义县奉国寺、天津蓟县独乐寺,在古建筑里都是有代表性的标本,山西应县木塔更是祖国木构建筑最好的典型。

我们伟大的祖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消除民族偏见,开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契丹、女真以及其他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民族,都应当在通史里有他们的地位;用一定的篇幅,叙说他们的贡献和光荣经历,不能专说汉族一族。但是因为材料少,也由于传统的错误观念、偏见,辽金没有占有在历史上应占的地位,对别的兄弟民族,也同样重视不够,我们要纠正这一点。我们要写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的历史来,那就需要用有说服力的实证表白这一点。契丹考古,正好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实证,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有关文化方面的,填补了不少空白。这次学术讨论和配合学术讨论的展览,应当看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项有意义的带动工作,带领大家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重视起来。这就不仅使人承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更具体的也能说出各族创造的什么。契丹有什么具体的贡献。不能说少数民族当权的时代就是对中原的破坏、对生产破坏。

契丹考古可以正面回答许多问题,现在契丹考古取得了很大丰收,值得我们庆幸。但就整个形势对我们的要求看,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收获,我们要再接再厉,夺取更大更好的成绩,也要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象中国女排那样,赢得荣誉。我们对契丹考古还要积极工作,用我们的收获充实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的具体内容。

三、契丹考古材料的比较研究

契丹考古再一个重要意义是上下左右的比较研究。从时间上看,契丹前后,都有很活跃的民族,他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就草原地区看,还比较适中,用它作为基点或坐标,开展上下左右纵通横通的比较研究,寻源探流。就契丹本族前后时期的比较研究;契丹和毗邻各族的比较研究;也和中原比较,这又可以看出彼此关系、前后渊源和互相学习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手足相依彼此之间离不开割不断的关系,为了更好完成契丹考古,就要研究唐史、五代史、宋史、金史,不仅知道鸡冠壶,还要知道拐子马,这就把考古成果和史实文献连成了一片。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4年3期

契丹考古学术会议纪要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和昭乌达盟文化局联合主办的《契丹考古学术会议》，已于1983年7月7日至12日期间，在赤峰市顺利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关于契丹考古的专题学术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八十余人，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河南等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有关盟市旗县，大都是从事契丹考古工作、教学和科研人员，其中有知名学者和专家，大家济聚一堂，就契丹考古工作情况和研究成果，广泛地进行了交流活动。提交大会的契丹考古报告和论文共52篇，分别在分组会议上进行交流，专家学者和部分论文的作者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议自始至终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进行。

会议首先由李逸友（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介绍了内蒙古契丹考古工作的情况，在题为《内蒙古契丹考古工作的回顾和展望》的发言中，回顾了建国以前的契丹考古发现史，自本世纪初发现辽庆陵开始，契丹考古学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虽曾做了不少工作，仅就部分遗迹本身进行研究，更由于所得科学资料有限，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只是为我们深入研究和建立系统科学的契丹考古学，提供了一些线索和素材而已。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工作，在契丹族的发祥地和邻近地区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建立科学的契丹考古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内蒙古自治区在契丹考古中取得的成就，大致可归纳为：城市制度的考察、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其它契丹文物的发现和发掘等方面，编写了一大批考古资料和论文。但是，这仅是深入系统地研究的良好开端，在科研课题上还存在几个重要缺环，必须努力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期间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代表们较为集中地探讨了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契丹早期文化

契丹在建立辽国以前有很悠久的历史，长期生活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北部的西喇木伦河上游一带，在这一带何种考古学文化属于契丹早期文化问题，张柏忠（哲里木盟文化局）的《契丹早期文化探索》一文，作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科左后旗呼斯淖古墓、通辽乌斯吐火葬墓、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扎鲁特旗荷叶哈达石棺墓、库伦旗秦家沟古墓、辽阳三道壕竖穴木棺墓和北票柳条沟一号墓等，构成了一种文化类型。在这墓葬中出土的夹砂凸弦纹陶罐、瓜棱陶罐和陶瓶，都有共同的印纹，是继承鲜卑文化发展起来的契丹早期文化，其时代可早到北齐、晚至辽初。它们的葬制所以不同，是由于契丹人的民族成分复杂，各个部族或部落集团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形成的。刘观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于契丹早期文化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契丹在建国以前大约有五百年的历史，比辽朝的时间还长，从考古学来说是将来必须回答的问题，提出应在契丹本土地带，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和重点发掘，共同进行探索。以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论，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两处墓地出土的陶罐，与辽上京甚至中京等地出土陶罐的形态何其相似，但前者系手制、火候低，而后者轮制、火候高，其中必然有个急剧变化过程，必须认真地寻找。隋唐时期在这一带的土著居民的文化，过去曾在朝阳发现过一批墓葬，出土有许多器物，对于我们探索契丹早期文化的器物序列排比，很有参考价值。

二、关于辽代城市制度

契丹族在建立辽国前后，在草原上兴筑了大量